

雖然 2014 年我煩心事挺多，但是它已成爲過去。在 2015 年到來之際，寫下我心中的祝願，跟大家共享。

首先，祝願大家愛護身體，身心健康。身體是人生之根本，但要時刻注意保養身體也非易事。如果人生成功有個衡量指數的話，那么名譽、地位、財富等都是在這個指數後面加零，而健康則是前面的那個一。如果沒有了前面的那個一，那么後面的零就統統失去意義。

其次，心態放寬，大家都不容易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但我們總是認爲自己的經最難念。我每天起早摸黑上班，感覺很辛苦，但每天早上、晚上火車里都擠滿人，所以大家跟我一樣辛苦。我坐火車時，經常碰到一個人，他把領帶綁在眼上睡覺。一次聊起來，知道他是清潔工的領班，所以要打領帶。家離火車站比較遠，所以每天很辛苦，要在車里睡覺。我們這里每星期收一次垃圾。每次收垃圾的早上，我還沒有起床，外面的清潔工已經在工作，可想而知比我早起得多。其實大家都辛苦，只是我們不在意而已。

第三，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。我們都是社會人，每天都跟人打交道。如果有條件幫助別人的話，就儘可能幫一下。大家在外，誰都有困難的時候。哪天自己有困難了，別人能幫忙最好；如果別人無心幫忙，也不要爲難自己，感覺自己看錯了人。人心不同，你認爲幫了別人，而他(她)可能認爲那是你應該做的，根本不值得回報。這時如



我是開出租車的。許多乘客坐在車上，放着滿街光景不看，兩眼直勾勾地盯着計價器，就像在市場買東西，不管識秤不識秤，就這麼目不轉睛地盯着，任你秤桿子耍得行雲流水，頭高頭低的也得給我合計合計。

這種事兒也分對象，相貌敦厚一點的司機，乘客對你的信任度明顯高一點。

那天在街頭遇到個女的，老遠看見她站在路口，信號燈變來變去，不管什麼燈她就是不走。這種情況，不是等人就是等車。

等人看人，等車看車，這是規律。可她看車，貓着腰看。

貓腰看車的，不是近視眼就是對司機比較挑剔。

如果你想說明你是一個怎樣的人，用行動比用語言更有力。

有很多時候，你想通過別人的認可來獲得自信，這是很正常的心理，但一定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別人不可認，你也一樣還是你。

堅定做一個自己，把時間和精力都放在自己最想做最能做的事情上，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，別人怎麼看，隨他。

與其把心思放在琢磨和討好別人上，不如好好地做自己。

不管你是怎樣一個人，總會有人看得起你，有人看不起你。讓自己喜歡的人看得起，也是一種成功。費了很多努力讓自



雄性緞藍亭鳥是天生的建築師，它會小心翼翼地搭建一個精美的草亭，這會花費它數周時間，建成的草制城堡可能會是它身高的幾倍。在草亭建成後，它還會精心裝飾自己的府邸和庭院。

你也許會猜想緞藍亭鳥修建這個草亭是因爲這會成爲它的“家”，事實並非如此，這些草亭根本就不是鳥巢，其唯一的功能就是吸引雌鳥。在花了幾個月時間修建並裝飾草亭之後，雄鳥會耐心地等待雌鳥，雌鳥會定期前來視察。在雌鳥仔細地檢查完宅邸的大小、結構和裝飾後，雄鳥還會在前院表演華麗的舞蹈，富有節奏地扇動帶有緞面光澤的羽毛，希望吸引雌鳥停留更長的時間。如果雌鳥覺得滿意，就會與雄鳥交配，之後雌鳥會飛回家撫養後代。交配季節過後，雄鳥也會回到它從前的單身公寓，徹底拋棄那個修建了幾個月的草亭，來年再修建一個。

緞藍亭鳥修建草亭只是動物王國炫耀性行爲的一例。縱觀衆多物種，我們可以總結出關於炫耀性行爲的兩個要點：第一，如果你看到一只

動物在展示它色彩艷麗的羽毛，跳着富有節奏的舞蹈或是唱着優美的歌曲，十有八九它正處於交配期；第二，如果你看到一只動物在炫耀自己，那么它很可能是雄性動物。在很多物種中，耀武揚威的都是雄性，因爲對大多數物種(包括人類)來說，雌性都是買方市場，所以雌性必須推銷自己。雌性要繁衍後代，它們投入的成本比雄性要高得多——無論是鳥類孵化鳥蛋，還是哺乳動物懷胎哺乳。

因此，大多數物種中的雌

2015 年新年祝愿

劉以棟 (克利夫蘭)



這種乘客我見過，女的居多，在她們眼里，車好車壞無所謂，關鍵是開車的要讓人放心。

我得承認，女人的眼光的確厲害，她放過前面兩輛的士，拉開了我的車門。過了信號燈，她說：“我不跟你走，你替我送點東西。”

我問什麼東西，她手里並沒拿着東西。

“支票。”

“你打表跑，”她接着說，“車費到那邊給你算。”

“要是我拿着跑了呢？”

“那也沒用，支票填好了的。再說，我看你也不會。”那個神情分明是“量你也不敢”。

有句俗話叫“捨不得孩子套不着狼”。我不明白，從前的人爲什麼一定要用孩子去套一只狼，換了我，肯定不會幹那種傻事。

也別說，真有捨得孩子的。那天我在人民路，一個女人抱着個孩子攔車，打開車門後她不上，把孩子放在後座，說：“麻煩師傅，把這孩子送到山東路。”

我說：“你不去嗎？”

她說：“有急事，脫不開身，只好這樣了。”

我說：“對不起，這事兒我干不了。”

她說：“求你了，師傅，但凡有辦法，我也不這樣做。”

我看了孩子一眼，頂多也就三歲。三歲的孩子，她居然放心交給一個陌生人，這叫什麼媽！

“你是孩子什么人？”我警惕地問。

“我是他小姨，今天帶他出來玩，突然有點事，實在不能帶着他。”她看我還在猶豫，又說，“我跟他媽說了，找個出租車送他回去，你放心，沒事兒。”

我還是不能放心，這種事兒沒法讓人放心。她說：“好容易相中您這個面善的，求您千萬幫幫忙，出租車倒有的是，但我也不能隨便什麼人都託付啊！”

人民路不能久停，我把車拐進岔路，仔細地想了想各種可能，覺得沒什麼問題，加上那孩子叫了小姨，我心里踏實了一些。

她給了我她姐姐的電話，我又要了她的電話，分別打出去，確認以後，就帶着孩子走了。說老實話，很有一種使命感。

小傢伙真可愛。我替他系好安全帶，一路上跟他聊天，仿佛回到從前跟我兒子在一起的那些日子。



小心魚刺

舉家外出用餐，點了醬燒鰻魚，熱氣蒸騰的鰻魚端上來時，香氣繞鼻，大家都急不可待地舉箸品嚐。就在這時，餐桌上突然同時響起了兩個聲音，說的是一模一樣的話：“媽媽，小心魚刺！”說這話的是我，還有我親愛的女兒。我這話是對着我媽媽說的，而我女兒這話，卻是對着我說的。大家同時愣了愣之後，爆出滿桌歡愉的笑聲。

媽媽愛吃魚，但是，在吃魚的同時，又常常喜歡與一家大小閒聊，我和姐姐都很擔心母親爲魚骨所鯁，所以，每每魚一上桌，我們便自然而然地提醒母親：“小心魚刺！”女兒耳濡目染，便也對我同樣地生出關切之情，因此，鰻魚一上桌，她便出言提醒。

當“小心魚刺”這句話通過兩代人的口響起于飯桌上時，一種貫穿于三代之間的溫暖親情、一種代代相傳源遠流長的孝道精神、一種東方家庭相濡以沫的天倫之樂，也圓滿、充實、溫馨地展現了出來。



炫富的驅動力

性在選擇雌性配偶時都非常挑剔，如果雌性想被選中，就必須積極競爭。

進化生物學家認爲，炫耀性行爲是雄性擁有“良好基因”的標誌。如果一只雄性緞藍亭鳥有時間、有精力、有能力、有資源去建造並維護一個大草亭，這說明它的基因非常好。

那么，人類的炫耀性消費是否與緞藍亭鳥建草亭一樣，有類似的進化功能呢？如果是，我們可能會有一個發現：第一，吸引配偶的動力越強，人們展示炫耀性資源的傾向

就越強；第二，這種動機特別容易引起男性的炫耀性消費，而不是女性。

在一項測試中，心理學家吉姆·羅尼讓男性受試者填寫一張調查表，爲他們的一系列特質打分。其中一部分男性一起做同樣的問卷，另一部分男性則和幾位迷人的女性在同一個房間里填寫調查表。羅尼發現，在有女性的房間里，這些男性認爲自己在事業上更有進取心，並會把“獲得財富”選爲自己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儘管那些女性根本沒有跟他們說話，甚至看不到他們在問卷上寫了些什麼。

研究表明，激活男性的擇偶型次級自我不僅會使男性更重視財富，而且還會讓他們更願意公開炫耀自己的財富。當擇偶型次級自我休眠時，男性和女性在消費傾向上並沒有區別。然而，在喚醒人們內在的擇偶型次級自我之後，就會引發一場沖動的消費——這僅限于男性。慾望的火焰被點燃後，男性會進入炫耀模式，他們開始追逐奢華的汽車、炫目的手機，以及任何能夠用來炫耀的產品。



漂亮女生的一封信

台灣作家林清玄去成都演講，一個漂亮的女生攔住他，塞給他一封粉紅色的信。他若無其事地把信揣進兜里，心卻怦怦直跳，暗想，這應該是一封情書吧。演講結束，回到酒店，他迫不及待地打開信。信中寫道：“林老師，我從小就拜讀您的文章，非常崇拜您。沒想到今天見到您，發現您很像周星馳電影里的火雲邪神，真是相見不如懷念啊！”小女生的失望完全可以理解，林清玄文章寫得很美，跟他本人的長相的確形成巨大反差。

日本推理作家東野圭吾，年輕時在一家汽車零件供應公司上班，邊工作邊寫小說。偷偷摸摸寫了幾年，總算出人頭地，他憑藉校園推理小說《放學後》獲得江戶川亂步獎，這是日本推理小說的最高榮譽。獲獎後，他舉辦了有生以來的首次簽售會。

會場設在一家有名的大書店。到了會場一看，等待簽名的讀者已經排成了長龍，他又驚又喜：“太壯觀了，原來我這麼有名！”然後，他就發現隊伍里全是熟人。公司的同事幾乎全體出動，親朋好友都來了，連妻子也在排隊。簽售會取得圓滿成功，有的人還排了兩次隊，盛況空前。他第一次給這麼多人簽名，明知是熟人捧場，依然心花怒放。書賣出去不少，書店老闆樂不可支，趁熱打鐵提議道：“東野先生，明天去另一家分店再辦一場簽售會如何？”他想也沒想，便回答道：“沒問題。”

第二天是星期日，天公作美，風和日麗。分店門口早早擺好了桌子，旁邊挂起了醒目的海報：“東野圭吾簽售會”。他和書店老闆都鉚足了勁，摩拳擦掌，一個等着簽名，一個等着賣書。進進出出的讀者不少，可是等了半個上午，一個找他簽名的都沒有。清理會場時，終於有一個小學生走過來，好奇地問道：“你是在簽名嗎？”東野圭吾彷彿遇到貴人，滿含感激說道：“是啊。”然後，小學生摸出一張夾在報紙里的小廣告，“那你就簽在這里吧。”他在小廣告上簽了名，還和小學生握了手。第二場簽售會就這麼結束了。東野圭吾

這是東野圭吾目前爲止寫作生涯中僅有的兩次簽售會，即便他現已成爲公認的暢銷小說天王，也再沒辦過簽售會。從在小廣告上簽下名字的那一刻起，他就下定決心，今後無論書有多少暢銷，也再不辦簽售會了，太傷人！

第一個笑話，是林清玄自己說出來的。第二個笑話，被東野圭吾寫進了自傳里。這兩位都是非常成功的作家，卻爲何都喜歡自曝糗事，還津津樂道？恐怕不只是自嘲那麼簡單，我想，更深層的動機，是發自內心的謙卑。他們用這種方式時刻警醒自己：你沒那麼重要，老老實實把自己的活兒干好，不然笑話就等着你。